

青视野

# 原创的陷阱

■李 黎

以苏童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好天气》为例。小说是以苏南乡村、少年视角、亡灵叙事、魔幻现实等多重元素构成的一部大书，但未必是“新书”。这些元素对于苏童本人和当代文学而言，并非绝对的原创，此前数十年，苏童都是围绕这些意象所构成的“八百里故乡”在写作。区别在于，这种写作路径是苏童凭借其独特的发现开创的，继续写，是在强化这一路径。同样，苏童也从不掩饰他对《傻瓜吉姆佩尔》《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》等作品以及背后经典作家的喜爱与致敬，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到这些作家的身影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我们很难要求一个作家以绝对意义上的原创姿态登场，也很难要求一个作家时刻在原创，一如我们会忽略掉那些登场很久都缺乏原创性的作家。

## “模仿”是作家登场的重要方式

“模仿”是作家登场的重要方式。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，无数的作者在模仿卡夫卡、博尔赫斯、马尔克斯、卡佛还有米兰·昆德拉；许多人着迷于模仿《局外人》开头那冷酷的一句“今天，妈妈死了，也许是昨天，谁知道呢”，或者是《百年孤独》里那个经典的开头：“多年以后，面对行刑队，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有些时候这些模仿都被当作笑话来说，的确，其中的许多模仿仅仅只是学到了技巧上的皮毛，正如鲜有人把卡夫卡的“变形”当成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，而只作为一种写作技巧来模仿一样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得承认，模仿是人的天性使然，它的本质是沿着前人开辟的路走向更深处。在迈出最初的几步时，走成形的、相对安全的路，这是人或动物的本能。这其中有真心实意的学习，有见贤思齐的向往，甚至有据为己有的冲动，也不乏对找到捷径的自得，但一切都是真实生动、可以理解的，我个人不信任那种因为过度追求独特与原创乃至一鸣惊人，而导致难以发表和出版的写作，这类作者像是那种要发明自动机的理想主义者，期待自己一出手就是巨著，而对自己的创作水准和文学规律认识不到位。

我们常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，这句出自《围城》的毒辣之语，确实可以成为观照写作的一个标准——砸向别人时得意洋洋，衡量自己时却汗颜不已。细想一下，写作这件事最终依赖的还是冲动，如果一件事丧失了冲动、愉悦感等生理的动因，只剩下功利或者崇高的部分，多少有些让人不安。人的冲动总是普遍的、雷同的，有个性更有共性。引发作者产生强烈冲动的，就是那些被称作文学母题的东西：爱、死亡、故乡、时代、自然、成长、自我确认……由于经历因人而异，根据这些母题敷衍出的故事便显得独特，但也正如某名“母题”所示，很难有作者可以找到一个他人绝对没写过的东西。

以上都是为不具备原创性的写作的辩护，但针对的都是新人、新手、新面孔。写作有凡俗的一面，于是也有了新手保护期、实习期、试用期、起步阶段、开创期、考察期等说法。这些阶段是普遍存在、甚至难分高下的。我不认为所谓“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”“三岁看老”等规则在写作这件事上完全适用，这降低了写作的复杂性和神秘感，也看低了一个作者的生命力和可能性。几乎所有的作者都在传统之中开始写作，不管是复制上一代的写作还是和上一代断裂开，都是传统的一部分。

## 好的作品即好的对话

写作代代相承，时有裂变和爆发，更重要的还是代代相承。一切的问题就出在最初的几步之后，即作者对原创、对独特性的敏感度和呈现。关于写作之于一个人的动因、目标、意义等等，几乎所有的说法都是成立的，上至哲学、抵抗、自我确定等大词，下至跑步、钓鱼、打牌等兴趣爱好。写作的原创性，大体上来自作者如何让写作世界和现实世界发生形式多样的对话。写作不应该是现实世界的全部投射，也不是另造一个不存在的世界，更恰当的是塑造一个可以和现实世界对话的世界，两者对话的质量、在个人和时代之间平衡的能力等等，或许才是原创所在。只见作者只有“我”的作品，和只有他人而毫无作者踪迹的作品，也是文学的两极，两者之间是对话式作品，而对话可能是文学（或者说小说）在今时今日得以继续存在的最大的理由。最好的作品、最具原创性的作品从这里诞生——这里开始我武断地对文学下定义，需要谨慎——而从一个读者和编辑的角度来看，好的作品即好的对话，这是可以宣扬的。原创就在好的对话之中。

在写作生涯步入“中青年”阶段之后，对原创性的重视会自然而然产生，甚至出现持久的焦虑，用作家们的话来说就是“写不出来”。焦虑会形成一种重压，让每个人做出不同的选择。最多的选择是重走老路，以最舒适的状态完成新作并且快速获得满足感，这也是不少非凡的作者写着写着就不见了的原因。另一种选择是扛住重压，在一种较为确定的个人风格之下不断促成变化，或者说以不间断的变化让自己的写作愈发清晰。优秀的作家大体如此，其中对才华的依赖、对深度思考和专注力的要求是非一般的，经常写长篇的朋友尤其明白这一点。东奔西跑的写作也比比皆是，似乎是人的某种天性使然，甚至一些成名人物也难逃这一模式：让内心和世俗的冲动左右自己漫长的写作生涯。

至于那些真的将别人的创作占为己有的写作，打破了文学的道德底线，在技术无限发达的当下，这也是值得一谈的。高阶人工智能出来后，很多一辈子没有写出任何好诗的诗人通过与AI对话，得到了让他们无比满足的评价；也有一部分人用“人机结合”的方式写出了此生最好的一批诗歌——他们或许可以瞒过全世界，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瞒过自己的。如果写作不是百分百源于自己的感受，不是完全代表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，不完全掌握从缘起到修改到定稿的每个字和全过程，那为什么要写？做一个读者不就可以了？好书一辈子都读不完。

## 回到最真实的细节和感受

当作者陷入原创的焦虑之中时，会以花样百出的姿态来应对。大量不同的应对之道衬托出原创对于写作的重要性。但我觉得，这是一个陷阱，会让具体的作者变得大、飘、高，变得学术化、知识化、善于阐述。与其用庞杂而时髦的概念规划自己的写作，不如回到写作的原始状态，回到最真实的细节、感受和文字。这大约是对抗原创的陷阱的一种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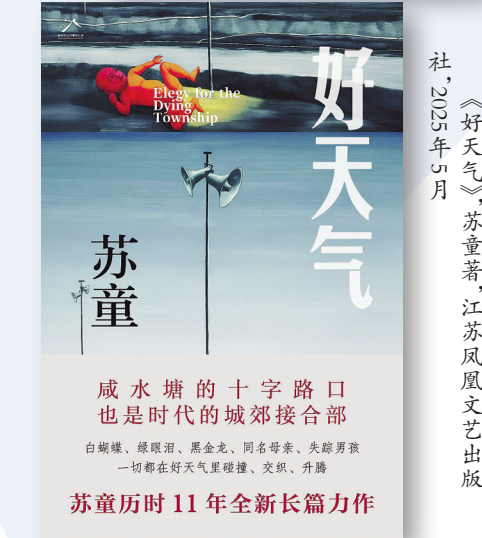
原创的陷阱在于，很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意识到它对一个写作者到底有多重要，很多人又在很长时间里过于在意它对于写作的重要性：你认为它无比重要时，它可能会带着你滑入一种偏执和妄念之中，甚至无视自己的真实生活



著：范明译，南海出版公司，2017年8月



鸣九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2013年8月



社：2025年5月

和周遭世界；你认为它不重要时，它往往就是确立作者身份的第一要素。这是一个流动的陷阱，一个时刻存在又时刻不存在的陷阱。对作者而言，重要的不是如何认识原创，而是如何认识“原创即陷阱”。

很多人爱说一句“写作是不断确立自我的过程”，这显然不是事实，原创的写作才是，而原创往往在一个特定时间里又最接近不存在。这大约是写作者的某种命运：对抗真实的同时还要对抗虚无。

（作者系编辑）

青观察

语文作文向来是社会关注度最高的高考题型之一，它是对考生综合语文素养（尤其是阅读与写作）的一次集中检验。面对作文命题，“读懂题干”只是基础，考生还需在有限时间内，精准、深刻、灵活地处理这些信息，并将其转化为有逻辑、有深度、有文采的文字表达。翻阅近年来的高考作文题，其文学性、思辨性以及跨学科特质显著增强，若要对其核心价值取向进行归纳，不妨突破传统的“品德、成长、文化”三分法，以更加贴近新课标“语言建构与运用”“文化传承与理解”等核心素养要求的跨学科视角来审视与归类：近年高考作文命题囊括了人本存在与主体间性、本土文化与国际视野、经验认知的边界重构、道德价值的张力场域、文明互鉴的时空维度等若干深刻议题。作文题干文学性的增强无疑给考生审题带来了一定挑战，互联网上关于“题目看不懂”“材料啥意思”“好像跑题了”的讨论也愈演愈烈。这或许指向了一个比“高考作文实用技巧”更为重要的问题：我们的“阅读水平”是否达到了题目对“理解能力”的要求？

总结下来，高考语文作文命题的内涵演变大致呈现出以下三种趋势：

**从明确判断到价值协商。**过去的命题多指向明确的价值判断，而近年来，题干更倾向于设置两难情境，留给考生充分的思考与讨论空间。例如，2019年全国Ⅰ卷的作文题目明确要求考生写一份倡议大家“热爱劳动，从我做起”的演讲稿；2022年全国新高考Ⅰ卷的作文材料看似立足“围棋术语”中的“本手”“妙手”“俗手”，实则在说基础与创新的关系，引导学生对功利主义的学习态度进行反思。

**从个体表达到文明对话。**写作模拟主体身份从青少年考生向民族文化传播者、社会主义建设者扩展。如2020年全国Ⅲ卷的作文题“毕业后，学校请你给即将入学的高一新生写一封信，主题是‘如何为自己画好像’”，视角仅局限于学生个体的心得感悟。而2023年全国乙卷则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则讲话，强调要尊重多样个性、多种文化并存。

**从经验记忆到认知发散。**对课本知识的考查从记忆性评价引申向生产性认知。如2020年全国Ⅰ卷作文题选取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作为材料，要求学生围绕读书会上关于齐桓公、鲍叔、管仲的讨论，写一篇发言稿。该题干引用文言文材料，虽不离课内文言常识，却也增加了阅读难度。而2021年北京卷为标题作文《论生逢其时》，该题在审题上并没有设置难度，材料中给出明确的时空建构，引导学生关注广阔的社会生活，从而增强个人对社会、时代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体现出“立德树人”的根本教育任务和语文课的育人功能。

考生之所以陷入高考作文的阅读困境，出现“读不懂”“不会写”“跑题”等现象，与考题的文学性深化存在直接关系。这种文本深度与思想锐度的增加，成了不少考生审题立意的障碍，这直接反映了青少年群体阅读能力的短板。

纵观近年考题，2022年的全国甲卷从《红楼梦》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”中摘出“沁芳”二字，显然不再满足于描述现实，而是要求考生体味挪用、化用、独创等文学技巧背后的中国文化与传统审美。2024年新课标Ⅰ卷的作文题目更是直接指向当下——“人工智能时代，我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少吗？”这是对科技洪流中人类思维本质的深刻叩问。2025年的全国一卷作文题目则呈现出一种更加纯粹的文学性挑战。老舍《鼓书艺人》的欲言又止、艾青《我爱这土地》的嘶哑呐喊、穆旦《赞美》的赤诚拥抱，三则材料的意蕴内涵各有侧重，又相互交织。面对老舍的“翻腾”、艾青的“嘶哑”、穆旦的“带血”，部分考生直接卡在了第一关——理解文意，他们缺乏拆解文学语言密码的训练，更无法体会字面下汹涌的情感暗流。题目要求“引发联想和思考”，意味着考生需要在材

# 为什么『读不懂题』

高考语文作文：

■王 晴

料内部、材料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有深度的联系。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试题评析中做出了详细解读，三则材料共同建构起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从国家蒙辱、人民蒙难、文明蒙尘到奔走呐喊、救亡图存，再到振兴中华、民族自强的叙事背景与阅读语境，为考生提供了多维度的思考与立意空间，考生可以从审美体验出发，思考三则材料的内在关联，回望历史、展望未来，对个体与集体、平凡与伟大、苦难与希望、历史与未来等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思考，形成对家国情怀、民族精神丰富意蕴的深刻体认。

可以说，若要理解艾青诗中的“土地”、穆旦诗中的“民族”，需要了解中华民族那段烽火硝烟的历史，否则难以体会其沉痛与力量。而解读“沁芳”题名，如果不清楚“大观园”作为元妃省亲别墅的特殊属性，也无法理解这两个字“契合元妃省亲之事”的周全思虑。事实上，这种“阅读能力”的困境，绝非语文一科之“痛”。面对历史试卷中的文言史料，地理题中信息密集的地形图表，政治题中抽象理论与社会现象的结合，“读不懂题”成为考生的普遍焦虑，这一现象映射出了中国教育现代化之路上面临的现实问题，已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。

当下，“全民阅读”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，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。近日发布的《关于深入实施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的通知》明确提出，在“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”已有工作的基础上，创新实施书香校园建设工程、阅读资源优化工程、阅读素养培育工程、科技赋能阅读创新工程、阅读成果展示转化工程“五大工程”，旨在通过阅读筑牢青少年的民族文化根基，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，为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。高考作文从社会现象分析到传统文化体悟，再到纯文学文本解读的变迁轨迹，清晰表明了时代和社会对青少年的期待：不仅要有感受生活的真心，更要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与思辨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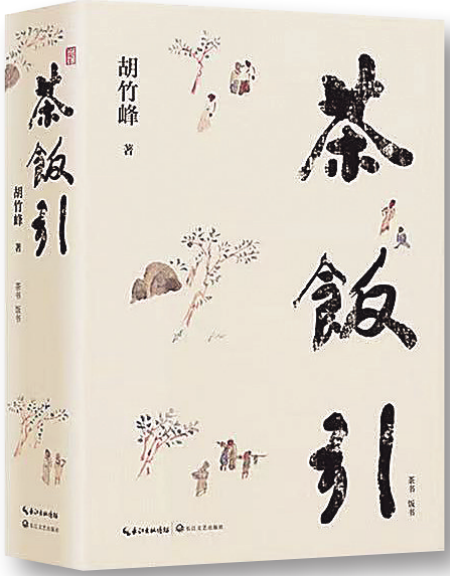
青少年阅读素养的全面提升不应全部依赖学校教育，更不应仅仅将“读懂高考试题”作为目标，阅读应成为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。唯有营造“书香社会”的良好氛围，提升全民语言文字素养，重塑现代化的语文教育观念，助力青少年由“应试型阅读能力”向“思想型阅读能力”转变，才能使他们实现从“读懂题目”到“读懂世界”的质变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语文教育专业博士）

# 烟火与诗意

## ——读胡竹峰《茶饭引》

■朱宜尧



《茶飯引》，胡竹峰著，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25年1月

蔬食，在胡竹峰笔下，同样充满了诗意与人生况味。从家常青菜到干果点心，从酒气到麦香，咸鱼淡肉，无不承载着生活的温度与精致。笔墨述食，酸甜苦辣咸，五味俱全，是滋味

底色，更是人生底色。人生滋味，皆成文章。胡竹峰用文字做得一手小有滋味的好菜。文章有气更有趣。人莫不饮食，鲜能知味。可见，味不仅仅是味蕾的感觉，更是经历与体悟。

胡竹峰的文字，精髓在自然，以随意为上，放任笔意，纵横捭阖，跌宕旷逸，浑然天成。散文《粥》，自然随性，不拘囿于一处：

“在黄山脚下吃过一次粥，薏米熬熟，稀烂入了化境。微盐，进嘴清香，淡如春风，暖意上来了。暖意是炭火的温存。几段猪肚炖缩碗底，素简以一抹骨髓画龙点睛。佐成菜笋干，顿去经日行旅风尘。一连吃下四碗，腹中草长莺飞，九月徽州，吃出一片江南暮春。”

这真是一段气贯畅达、味逸神清的文字。字句如蝶，翩然而至，读来意味隽永而掘之不尽。吃粥，吃出一片草长莺飞，江南暮春来，让我想起周作人喝茶——“当于瓦屋纸窗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

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”。人们追求的幸福，其实就在一粥一茶间。

人间滋味，不仅是口味，更是情味。味蕾更是因为有了情感，才成了至味至念，成了味中之味。回忆童年，寄情于味，是味蕾的享受，更是情感的寄托。亲情的真味，往往就隐藏在自然、质朴、平常中：“祖父做客归来，四个口袋总是鼓囊囊装满瓜子。我老远迎上去，猴他身上，猫着手径自伸进衣兜，掏出瓜子捧在掌心，边嗑边走。脆香的瓜子和着阳光与木炭的馨香，至今难忘。”（《瓜子花生》）

猴与猫，名词活用动词，最是传神，童真的好动顽皮尽显：

“祖父去世后，挂果稀落，一季不如一季，三年后，竟然枯死了。它是一棵深情的树。岁月匆匆，故乡太多的老人一走远，沦为尘土。今时回家，人非物也非，故地如他乡，人不识我，

我不识人。”（《柑小笺》）

这些旧事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、故乡与他乡、文字与读者的心灵纽带。

好文章，粗茶淡饭，自然自适，得布衣蔬食之清欢。很多作家写美食文字，着重突出地方风情，新鲜奇特。不是大同小异，就是如出一辙，似复刻而成。胡竹峰的文字无意用地方特色和新奇食材为文增色，也不执着于深邃哲理故作高深，其笔触落在日常的茶饭之间，赋予了文章别样的温度与情致。真正技艺精湛的厨师，面对最为普通平常的食材，也能凭借个性巧思，随性发挥出令人惊喜的美味，让粗茶淡饭的平凡日子缭绕着温馨。日常朴素之美，当有世情之大美。

布衣蔬食、化繁为简，才有真意。简约，是删繁就简的智慧。不是简陋、简单与匮乏，而是以凝练的形式承载着丰富的内涵。简，改变着繁，也改变着我们。简，是作家文笔与行动的修辞。

阅读《茶饭引》，是一场烟火的浸润与心灵的洗礼。美好并非在远方，而在当下——一茶一饭、一朝一夕，平凡朴素的蔬食间。或许，我们不妨适时放慢脚步，沏一杯香茗，煮一顿佳肴，静下心来感受日常的清欢，让心灵在烟火诗意中找到栖息之所。

（作者系中国铁路作协会员）